

# 声乐大赛亚太初赛音乐会 风雨不减观众热情



“颁奖典礼暨入围音乐会”座无虚席，全场爆满

“二零零九年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亚太赛区初赛”于六月廿一日下午在台南大学雅音楼举行“颁奖典礼暨入围音乐会”虽遭逢“莲花”台风来袭，超过四百张票被一扫而空，热情的台南民众在风雨中聆赏一场高水准的

艺术歌曲演出。

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台湾南区执行长林淑珍表示，由于人类道德下滑，引发社会乱象丛生，造成生活上许多不好的影响与伤害。新唐人提供大赛平台，藉由比赛或活动，将东、西方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，促使人们能道德回升，今天所有参与者就是希望以艺术文化，为社会付出一份心力。

参与声乐飨宴的来宾包括，台南市议员蔡旺詮、台南县议员周献珍、台南市妇女会理事长邱素兰等，与全场爆满的观众在嘹亮之音不绝于耳的中西歌曲演唱中，报以如雷掌声。直到节目结束仍余音绕梁，意犹未尽的观众依依不舍的离开。

《九评共产党》，是一本解体中共的“奇书”、一本“改变世界的书”。到2009年6月24日已超过 **5634 万人** 退出共产恶党及其相关组织。其中包括学者、教授、政府官员、军人、普通民众等等。



# 金州真相

第二十三期

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七日

## 一个警察的醒悟

我堂叔是个警察，他随着现在的社会风气随波逐流，巧取豪夺，什么事都干。但他最近的改变使我感到惊讶。

一天，我在帮别人看电脑时，堂叔忽然问我：“你也懂电脑，你也帮我看看我的电脑和自由门吧。”原来他同学在网上和他聊天时，发给他一个自由门软件，于是他就天天看动态网和海外消息，但老被封，上不去网。

我帮他调好系统装好各种软件，动态网马上就上去了。接着我问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退党的理解，他说：“共产党的这帮家伙没一个好的，吃喝嫖赌最在行，早晚得完。”

我又教给他上网的方法和要注意的事项。我说：“你可要注意，别看你是警察，邪党知道你上退党网对你也不客气。”他说：“我不怕，国安那帮家伙我都认识，他们也经常上去看。”谈了一会，知道他对法轮功真相早就明白了，退党大潮也理解、赞成，我就直接打开大纪元退党网页问：“你退党团队了吗？”他说“没有”，我说：“退了吧，对你有好处。”他说：“行。”最后，他高兴地笑着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

## 未来之路

（注：这是一位身陷牢笼的大法弟子心忧世人的安危，而发出的肺腑之声。）

文《大法弟子

前面的路又黑又滑  
你为什么  
走得那么急，那么快  
你说  
地狱的路虽黑  
却是下坡的，不用费力  
我大声呼唤：「回来，快回来」  
你置若罔闻转瞬便没了踪迹  
我心痛如刀割般，五脏俱裂  
……  
天堂的阶梯已为你摆好  
虽然崎岖  
却光明永久  
更有神的护佑  
天堂与地狱的钟声同时响起……  
声声的呼唤  
应该怎样走  
你——  
一定要选择好！



## 關注 迫害

# 大连市一名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

在金州区有一位普通的男子，五十多岁，家住站前街道，原大型企业工人。只因他是法轮功修炼者，在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集团镇压法轮功后，他被迫离开了工厂而失业，九九年八月他因在户外炼功被非法拘留十五天；十月二十八日晚，被金州区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、非法劳教一年，在大连教养院遭到残酷折磨又被加期迫害半年。零二年在家中被金州区公安局与站前派出所再次抓捕、非法劳教一年。零七年他来到开发区联营打工，但是在七月二日不幸的迫害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。

下面是这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的自述：

我探亲回来不到半小时，有人来敲门，自称是我单位的，我打开门，是一个陌生人，这时从不远处走来几个穿便服的人，窜上来把我按住，强制的把我向面包车上推。

我大喊：“警察抓人了！法轮大法好！真、善、忍好！退党、退团、退少先队！”有不少人在远处看，不敢过来。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推上车，我一直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其中一个人把我按倒，对我的肚子打了几拳，我严正的告诉他：“打人犯法！”于是他住了手，在车上我给他们讲真相，那个打我的人一直在威胁我。

我被绑架到开发区黄海路派出所，一下车就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警察对我进行盘问，我不回答任何问题，就一句话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要动手打我，我告诫他：“打人是犯法的！”于是他自己问，自己写。我说：“你问我任何问题，我都用一句话回答你：‘法轮大法好！’你去写吧！”后来他写完了要给我看，我说：“我不承认什么，我也不看。”

后来他走了，换了几个警察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其中有一个警察问我，退党怎么退，我就告诉他怎么退。

### 一、开发区大狱

一进大狱，我就说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牢头说：“是法轮功。”就不管我了，副牢头让我背监规，我说：“法轮功不背监规。”又让我洗脚，我说洗，他说洗的不干净重洗，我说：“你这不是折腾人吗？”牢头说：“那就洗二十遍。”我冲着走廊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警察跑来了问我喊什么，我说：“他们折腾人。”警察跟牢头说了几句就走了，牢头对我说：“只要你不喊，你可以随便。”我说：“那我就炼功。”我对别人讲真相，牢头只当没听见。

十五天后，我被分配到劳动监区，一进门，我就说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们只是看了看我，让我干活，我说：“不干！”牢头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给共产党干活！”牢头瞅瞅我说：“你等着吧，警察会收拾你。”我就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说听过了，于是我就炼功，他们就捣乱。他们看我无动于衷，也就不捣乱了，我告诉他们，那样会遭报的。有一天，牢头不让我炼功，于是我就对着走廊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警察说：“只要你不喊，干什么都行。”我想：该喊我已经喊了，大家都听到了，那我就讲真相。在大狱里我劝了七、八个人退出共产党的相关组织（党、团、队）。

### 二、大连教养院

我被开发区公安局“六一零”（公安局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部门）主任徐云刚非法劳教二年，进了教养院，中午

吃饭，没有警察，别人都坐在地上吃，只有我蹲着吃，“四防”（管犯人的犯人）问我为什么不坐下，我说：“我是法轮功。”于是开始讲真相，有四十多人在场听。

我被分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八大队，我不照相，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“劳教犯”们七手八脚强按着我，我就闭上眼。由于多次不配合，警察们怀恨在心。一天早晨我正在刷牙，有人喊我去队部，到楼梯口被等在那里的“劳教人员”按倒往楼下拖，我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警察打我肚子，劳教人员卡我的脖子，堵我的嘴，我被送上了开往沈阳马三家教养院的车。

### 三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

刚进教养院一股杀气迎面扑来，一个警察拿着两根特粗电棍，挥舞着喝斥新来的劳教人员，“四防”人员喝令所有人对墙站着鼻尖碰墙，我不服从，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搬来铁椅把我锁在上面，又来了个警察岁数比较大，与我攀谈，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出去后，拿电棍警察说把我分配在楼上，上去不要再喊了。

上楼后，“四防”人员逼着我蹲下，我没蹲踹我一脚，我站起来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他给我一拳，把我的嘴打肿了，我不断地喊，他又照我头上打，这时有个姓高的队长示意他不要打了，搬出铁椅，把我锁在椅上搬进房间里。晚上气温零上几度，我就穿了件单衣，我冻的发抖，一抖就是一晚上，后来我觉得我已经和铁椅子融为一体了。他们有意打开后窗冻我，他们穿着大棉袄，我穿着单衣坐在铁椅上。每天都有队长来劝我“转化”（声明不炼法轮功），“转化”了可以减刑，劝我写“三书”（所谓不炼功与揭批等无中生有的材料），我表示决不能“转化”或写什么“三书”。他们放宽了条件只要我干活，就让我自由，起初我不答应，于是他们把我锁在铁椅上十五天十五夜。我就相信了他的谎言，答应了他。

### 四、“你将终身残废……”

队长让我割麦子，我说割不了，队长让我站地头，一直到收工。他让劳教人员逼我干手工活，每天下半夜睡觉，我就不干。在中午吃饭我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食堂的人都在看我，我不住的喊“四防”不住的打我，一直喊到队长办公室，高队长拿出两根电棍，对着我的头背就电击，我一直在喊。高队长电击我的双手，我感到有些受不了，高喊：“师父救我！”高队长无力坐在沙发上，高队长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

我每天吃饭上下楼都很困难，经检查为贫血，每天都是四个人拽我上楼，有时就在地上拖，有时一拖就很远。一天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躺在地上，“四防”说我装病，把地上倒上水，把我在水里拖，就象拖地一样。

终于，我倒下了，失去知觉，于是他们用电棍想电醒我。当我醒时，（我已经昏迷了五、六天了）。高队长对我说：“你这回可以回家了。”他走了，我看到我身边的病人很痛苦，就教她念：“法轮大法好！真善忍好！”警察过来说：“你知道你回家的结果吗？你永远都站不起来了，你将终身残废……”

可是，我没有残废，对法轮大法的正念使我恢复了一切。